

八大、石濤

其人其藝之比較(上)

吳雅清

前言

八大山人和石濤上人逝世已近三百年了！這三百年來，畫壇上的流派不斷地興起、壯盛，及沒落，有如沸水中的氣泡，個個都想爭先湧出，到達頂上，可是有些等到奮力爭出了頭，卻旋即消滅瓦解，不曾真正地留下什麼；有些卻昇華飛揚，蔚為風潮。近三百年來的中國，不斷地和西方以及世界各文化交流，盼能在其中立穩腳跟，瞻望未來，以走出自己的歷史。藝術亦然，中西藝術理念及技法的交流，刺激本土藝術風潮的帶動，在在鼓舞了藝術創作者朝著藝術王國中未經開發的處女地去墾殖，在這勤墾工作的當中，不妨先審視一下我們的老祖宗留下來的寶貴資產，它們隨著歲月，日新又新，展現其無窮的意義，散發其旺盛的生命力。八大山人和石濤上人的作品就是其中的熠熠巨星，它們的光芒不僅照亮了當時溷濁晦暗的畫壇，而且照耀至今，絲毫不減其強度。

「八大」與「石濤」在明末清初時就常常被並提，為什麼呢？因為此二者俱為明朝宗室子弟，滿清入關之後，皆變成前朝遺民的身份，當時漢人士子的出路，據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的分析，有出家、行醫、務農、處館、苦隱、游

幕、和經商七種行處自存之道。（見《國史大綱》下冊頁 648、649，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1 年版。）無獨有偶地，八大與石濤皆選擇了薙髮出家，並寄情於詩書畫中，過了一段「書畫僧」的生活，之後又相繼地還俗，拋棄在甲申事變明朝亡後欲避難而薙髮為僧的身分，選擇了自己的生命型態及生活目標：作畫、寫詩、題詞，在其中寄寓自己的情感，構築自己的藝術王國。石濤上人還寫了書：《畫譜》，並且一反文人「風骨」地二度接駕，希望能謀個一官半職，實踐其經世致用之理想；然而發現官場生活與自己的性格扞格不入，也因朝廷無心重用，於是又回頭選擇了藝術家的生活。

八大與石濤的身世背景雖相似，但其性格特徵及行藏進退之道

卻是很不相同的，這些都會在本文中討論。然而，以八大與石濤二人的生卒年觀之，二人重疊了六十四年的時間（1642—1705），正好橫跨「明末清初」這個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藝術史上的重點時間，以身份背景相同但性情不同的兩人，生活於同樣歷史背景的時空中，然後各在藝術王國的土地上墾出一方燦爛繽紛的園地，其原因及歷程，相當值得探究，以下就陸續地分章節加以討論之。

八大、石濤大事紀年

今將二者的大事繫年製表如後，期能看出時代背景、個人身家生活對個別藝術性格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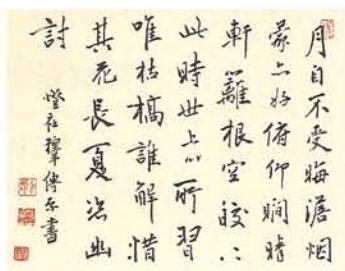
紀年	八 大	石 濤
1626	(1 歲)	
1642		(1 歲)
1644	甲申事變：明思宗帝自縊於萬歲山壽皇亭。	
1645	(20 歲) 八月後離南昌，棄家遁奉新山中。	
1647		(6 歲) 由內官護送至廣東南海，投奔萬壽寺。
1648	(23 歲) 現比丘身。有詩云：「棲隱奉新山，一切塵事冥。」	

1653	(28 歲) 在進賢介岡，正法於耕菴老人穎學弘敏。	
1659	(34 歲) 作〔傳綰寫生冊〕，為最早之書畫作品，「書畫僧」生活應自本年始。此時在進賢燈社。	
1663		(22 歲) 本年頃拜旅菴本月為師。之前已遊歷過湖湘間，至岳陽樓及湖北武昌等地；並至嘉興，遊杭州靈隱寺、冷泉、造天龍古院，登黃鶴樓，在廬山住過一短時期；繼而到浙江。
1666		(25 歲) 此數年間曾與渴濤在宣城開堂說法。梅清等好友時來訪晤。自 1666—80 年可概稱為其「宣城時期」，此期中遍遊黃山、敬亭山，為「搜盡奇峰打草稿」也。
1671	(46 歲) 在奉新耕香院。初識裘璣。	
1672	(47 歲) 赴新昌，為應裘璣之約。師穎學弘敏示寂於耕香院。本年山人應自新昌回到奉新耕香院。	(31 歲) 石梁觀瀑。

八大山人傳綰寫生冊第六頁：蕉石



八大山人傳綰寫生冊第十四頁：五言詩



1674	(49歲) 自題〔個山小像〕。	(33歲) 師祖木陳道忞示寂。自寫〔種松圖小像〕。在敬亭山採茶，遊雲巒閣。寓雙塔寺。
1676	(51歲) 本年前後，亟思「逃禪」問題。	(35歲) 師旅庵本月示寂。遊涇川桃花潭。登水西模山大觀亭後，復遊涇縣，後仍回宣城。至廣陵。
1677	(52歲) 至菊莊，饒宇朴題〔個山小像〕。本年作品出現「掣顛」印。秋赴進賢介岡，後至臨川。本年曾於南昌北蘭寺寺壁上作畫。	
1678	(53歲) 小發狂疾，回奉新。	(37歲) 赴金陵（應山西天道院之請）。寓耕心草堂。
1679	(54歲) 應胡亦堂夢川亭落成之邀，中秋至其處賞月，並吟詩唱和。	(38歲) 於南京秦淮之懷謝樓避暑。又於宣城清音閣下畫壁。
1680	(55歲) 發狂疾，裂浮屠服，焚之，走還南昌。還俗後不久即再娶。	(39歲) 與師兄喝濤至南京，掛錫於長干寺的一枝閣，自號為「枝下叟」等。自1680—89年，為其「南京時期」。本年梅清來訪，有「病起杖還支」詩句，二人書信往來當自本年始。
1681	(56歲) 作山水軸，為初期之山水作品。	(40歲) 在長干寺開堂說法。
1682	(57歲) 鈐「止八大山」印。有〈易馬吟〉詩，顯示第二次婚姻似乎有裂痕。	(41歲) 至揚州刊江之平山堂。題有「今人古人，誰師誰體？但出但入，憑翻筆底」句。
1684	(59歲) 始以「八大山人」落款，自1684—89年「八」字款型為「ㄣ」。	(43歲) 於長干寺接康熙皇帝駕，並寫有接駕詩。
1685	(60歲) 始鈐「展形印」。	(44歲) 有〈金陵懷古詩畫冊〉，多次赴鍾山憑吊明孝陵，寫有〈謁陵詩〉。過五雲精舍。登雨花台。至永興。
1687		(46歲) 至揚州，為北上燕京作準備，以燕京之行將成行，作〈古墩種松歌〉及〈生平行：留題一枝兼別南京諸友人〉。但北游不果，客廣陵。
1689	(64歲) 題有「眼光餅子一面」詩。始與一生摯友方士瑄通信。自1689—94年署「八」字款型為「ㄣ」。	(48歲) 第二次接康熙駕，賦〈客廣陵平山道上接恭紀〉詩二首。約在本年秋後，走水路上燕京。自1689—92年，可歸為其「燕京時期」。
1690	(65歲) 至方士瑄處。作〔孔雀圖〕，題有「如何了得論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詩句。	(49歲) 寫〔五十孤行冊〕。客且愍齋。過岳歸堂。過鋤色亭。



八大山人孔雀圖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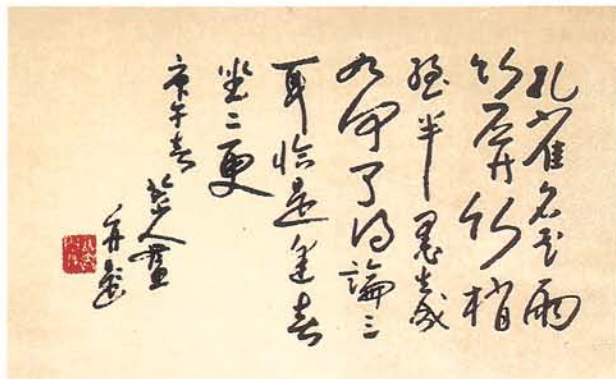


八大山人山水圖（約 1696 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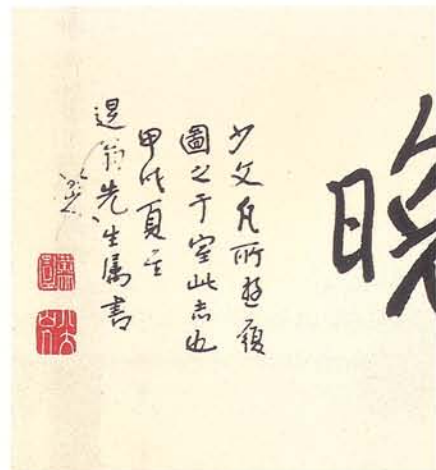
石澗黃山圖卷（1700 年作）



八大山人孔雀圖軸題識



1692	(67歲)題《八大山人覺經》，有「山人陶八，八遇之己」句。本年作品署有「忝鷗茲」款。	(51歲)將南歸，作〈賦別金台諸公詩〉。舟抵揚州，有「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詩句。
1693	(68歲)題跋有「鯤化為鵬」之句，有道家的「蛻變」觀。始臨〔臨河序〕。	(52歲)客吳山序。客大樹堂。自本年至卒年，可視為其「揚州時期」。
1694	(69歲)作〔安晚冊〕，有宗炳臥遊之意，末頁之跋為「八大」款第三期的款型：「< >」。本年始簽署「三月十九」花押，直至卒年止。	(53歲)有題跋評論畫壇諸大家特點：「此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獨具隻眼。過平山堂。
1695		(54歲)題畫有「無髮無冠決兩般，解成畫裡一漁竿」語。有皖省之行，道過鑾江。在儀征泛舟、遊白沙翠竹江村。後返揚州靜慧寺。讀書學道於真州，並偕友人探梅。遊武陵。
1696	(71歲)有八大題記、石濤繪圖之〔桃花源〕（現不知所蹤）。作山水通景大軸六幅（生平僅此一山水大作）。	(55歲)題〈天空雲盡絕波瀾〉詩寄「八大長兄先生」。離揚州，之歙縣松風堂。
1697	(72歲)題詩有「一峰還寫宋山河」句。	(56歲)大滌堂落成，始用「大滌子」名號，至此始有定居之處。題八大〔水仙圖〕。仿仇英〔百美爭豔圖〕。
1698	(73歲)始以「鹿」為題材作畫。	(57歲)作〔桃源圖〕贈喬白田。得八大寄來〔大滌草堂圖〕。之廣陵東城草堂。
1699	(74歲)始以「鷹」為題材作畫。	(58歲)八大寫古樹苔石，上人為補水灘紅葉。客岱瞻草堂。
1700		(59歲)始用「靖江後人」之印。除夜寫〈庚辰除夜詩〉。致八大信札，再求一〔大滌草堂圖〕，信中有「向上一窟滌」語。致江世棟信札中透露出上人會成家。
1701		(60歲)始署「若極」之名。客青蓮草閣。
1703		(62歲)題畫論「點」的妙用。
1705	(80歲)據李麟《虬峰文集》，山人卒於本年，「墓在中庄。」《西江志》	(64歲)雨後洪流，淮揚兩郡，盡成澤國，難安心地，作歌記之。
1707		(66歲)七月病腕，秋冬逝世，葬於蜀岡之麓。



八大山人安晚冊之引首

八大山人安晚冊中之瓜鼠圖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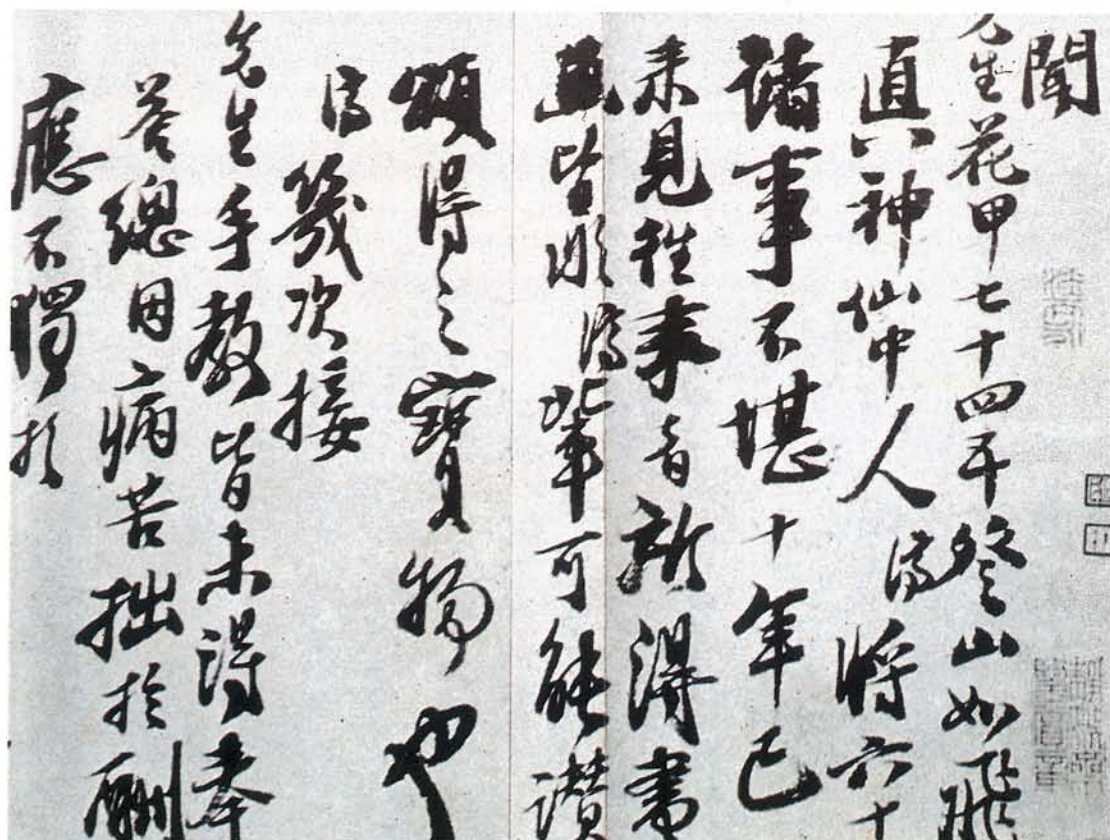


（上表請參照筆者碩士論文《八大、石濤合譜》，由金榮華、姜一涵老師指導，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2年6月）。



石濤溪山釣艇冊頁 (1695 年作)

石濤寄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手簡 (局部, 1699 年作)





石濤題八大山人水仙圖（1697年起）

八大山人松鹿圖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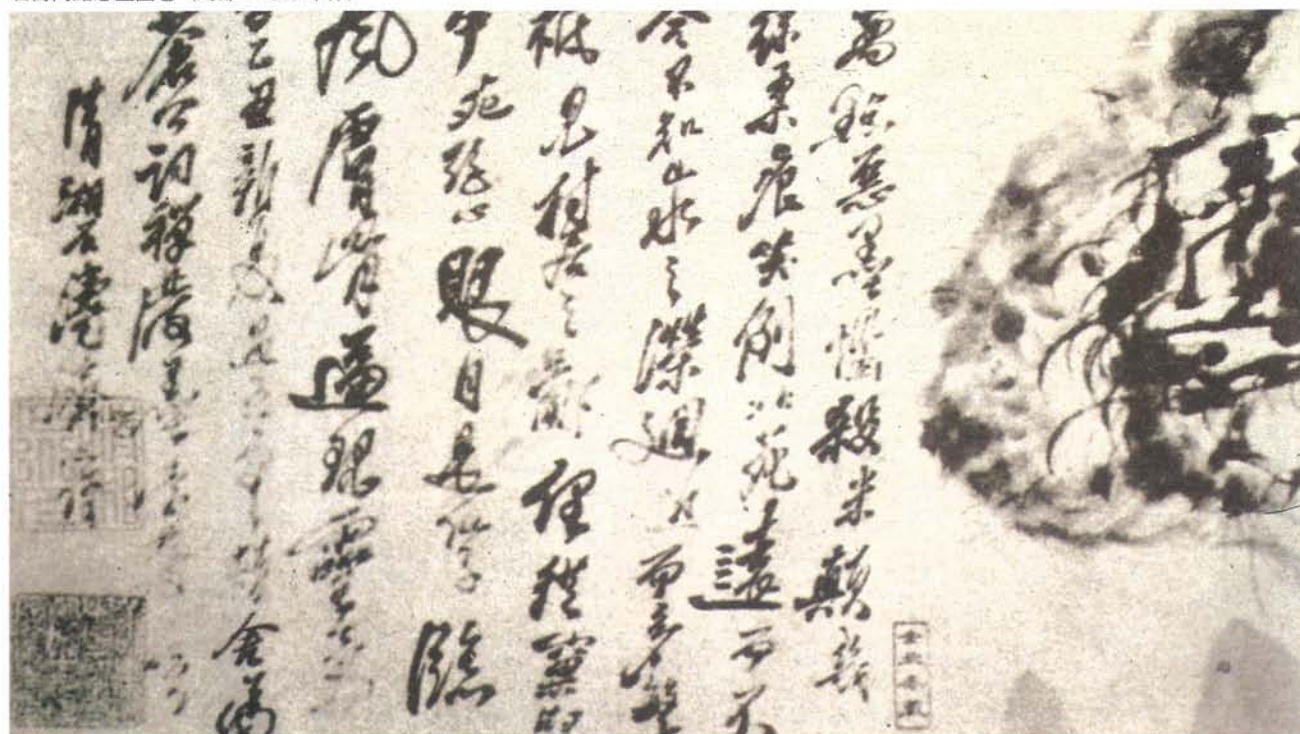
八大山人雙鷹圖（局部，約1702年作）





石濤萬點惡墨圖卷 (局部)

石濤萬點惡墨圖卷 (局部·1685 年作)



八大、石濤藝術性格之比較

在做了以上的歸納整理之後，是否有些須具體的結論呢？這是本文至此所要探討的。到底，人與生活，與他在生命終了之後所留下的作品、行誼，這三者之間，究竟產生何種關聯？而其關連的程度又是多大呢？這個問題一直是筆者所感興趣的。

以下就將八大、石濤二人，分為十七個向度來加以比較，而這些向度皆是有關其藝術性格之形成因素的；在比較表之後，並作一些小小的推論，祈求能求教於藝術界的前輩，盼能剴切指出真偽，俾得加以改進。

八大、石濤比較表

	八 大	石 濤
甲申事變的影響	19歲以前八大本為明室諸生，盼能盡忠朝廷，甲申事變後薙髮出家（23歲）；並在他極為珍重的〈個山小像〉上鈐有一方「西江弋陽王孫」印，且自69歲至卒年80歲止，花押「三月十九」時在作品中出現，顯見其對「甲申」年之隱痛終身未忘，而且八大無紀甲申年的作品傳世，似乎他有意藉停止書畫活動來哀悼這重要的一年。	甲申事變時，石濤年僅3歲，其父捲入南明王室的內鬩，死於明室子弟的相互傾軋；石濤被內官帶出府邸出家。因此石濤雖有「生不逢年豈可堪」的詩句，然他對甲申年的感受不若八大那樣沉痛；而且石濤各於1684、1689年二度接聖祖駕，由此可見其沉痛也已日漸消解。
遊歷	青少年期在江西弋陽王府中度過，中年在奉新耕香院及進賢燈社。終其一生，遊蹤大抵不出江西一帶。	青少年時曾客武昌、涉瀟湘、泛洞庭、登匡廬，抵浙皖蘇，並屢遊敬亭山、黃山；中年住南京，曾北遊燕京3年；晚年定居揚州。
思想淵源	23歲出家前為諸生，修儒業；28歲得正法於耕庵老人，先後入禪門之曹洞宗、臨濟宗，然而「洞曹臨濟兩俱非」，後以禪、道兼修，題跋及畫境都表露過道家的神仙思想；晚年轉而又心儀儒家，每以伯夷、叔齊自比，兼及墨家，曾說「儒墨兼宗道，雲泉結舊廬」。（見《藝苑掇英》第19期第40圖版）	出家前家中即闢有精舍、住有僧人，為徐霞客載入其遊記中。出家後，為臨濟宗人，禪機助長其心靈活潑自由，然亦飽讀儒家諸子書；後來「向上一齊滌」，於56歲起用「大滌子」名號，顯見受道家的影響，而《畫語錄》中的行文氣勢，有若《莊子》一書。
世俗生活	決心過苦行僧的生活，自甘貧乏，不取悅於權貴，不躋身於士林，老死不離鄉里。畧年款有時只寫天干而不寫地支，表示「有天無地」。（羅牧語）	深入俗世，廣結名士，並且二次接駕，作詩以紀，在京三年，與王公貴戚交接。
友人	有僧人、書畫家、詩人、民族義士、販夫走卒，間接與滿清官員（如宋準）也有來往（由友人居中賣畫而致）。（註1）	有僧人、書畫家（尤其是新安派與黃山派的畫家）、詩人、商賈富豪、士紳階級、以及朝中大臣（如博爾都）。
師法傳統	書法師鍾鍾繇、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董其昌等。山水師米芾、董其昌、元四家。花鳥師徐熙、文同、蘇軾、倪瓚、吳鎮、徐渭、林良等。人物畫有李龍眠筆法。	書法師王羲之、蘇軾、黃庭堅、倪瓚，及同時代的鄭籛（註2）。山水師董、巨、范寬、錢選、高克恭及元四家。花鳥師柯九思、李衍、趙雍及吳鎮。
著作論述	從未在畫跋或書信中正面闡述過自己的藝術觀點，然而卻多次提到歷史典故、諸子經典、或是生活瑣事，可見八大是位真能將「禪」融於日常生活而參之的達人，他並不求身後能有藏	著有《畫語錄》一書，為其一生藝術思想的結晶，並有多幅畫及畫跋，皆可視為此思想的實踐及印證。《畫語錄》十八章包括了藝術原理、創作態度、技巧手法、天賦資稟、藝術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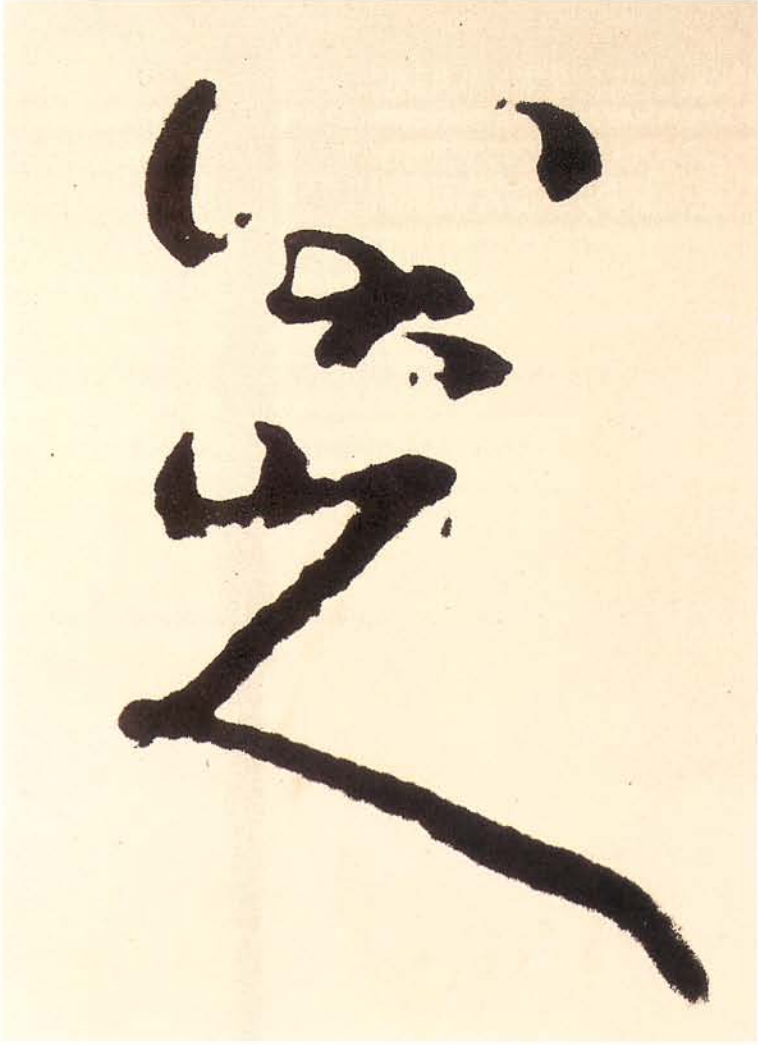
八大山人的花押：三月十九



八大山人癸亥鮫魚圖冊頁（約 1683 年作）
紀年用天干不用地支，暗寓「有天無地」之意



八大山人魚石圖軸（約 1696 年作）



八大山人署款，似可讀作「哭之」或「笑之」

	諸名山的鉅作，只求「當下」之清明在躬。	借古開今、師法自然、以及最重要的「一畫」觀，看似話畫，實則話人生精神及宇宙自然之生生不息的靈氣。
對待傳統的態度	八大、石濤二人皆不約而同地反對當時畫壇仿古的風氣，八大曾題石濤畫蘭冊第十一頁云：「南北宗開無法說，畫圖一向撥雲煙」，而對待佛教教義的態度亦與創作藝術的精神相同：「擊碎須彌腰，折卻楞伽尾，渾無斧鑿痕，不是驚鬼神。」或是「洞曹臨濟兩俱非」，這都表示八大對於傳統是選擇性地接受，並加上自己的思想、筆墨，才融合成特殊風格的。	《畫語錄》中《了法》、《變化》二章即是標舉出「創作」的可貴性，其他多則題畫詩跋也都打出此鮮明的旗幟，如「師古人之跡而不師古人之心，宜哉其不能出一頭地也，冤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為某家也。」要「借古以開今」，一方面要「臨摹皆備」，一方面也要「我自用法」，以達「無法而法，乃為至法」的境地。
原創性	八大的作品在表現方法與風格上，被公認為「筆情縱恣，不拘成法」，連石濤也稱他為「書法畫法前人前，眼高百代古無比。」其實，八大畫中的題材並不特殊，可貴處在其構思、經營、筆墨、手法等皆與眾不同，常常有出人意表的構圖，筆墨氤氳、氣韻生動，題詞雋永，當真是「百代古無比」的。鍾鳴天先生甚且說八大應取代羅牧而為「江西畫派」的開山始祖。（見江西八大山人紀念館編《八大山人研究》，頁 251）	石濤說：「一畫之法，乃自我立。」「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又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證之其畫作，果然不落俗套，不蹈前人窠臼，能作為其理論的實踐，而理論則為創作經驗的累積及精華。



八大山人山水冊頁（約 1698~1700 年作）



八大山人臨董其昌撫倪瓚畫山水冊頁





石濤山水冊頁 (1682 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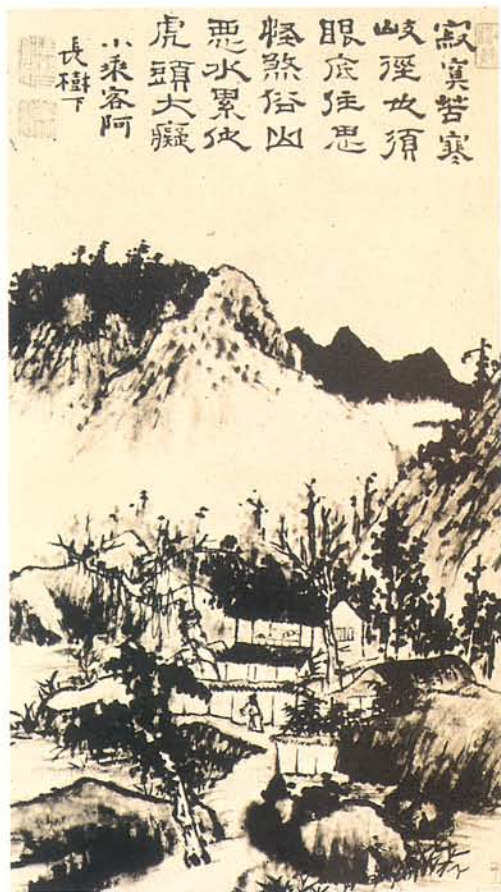
八大山人山水軸 (約 1695~99 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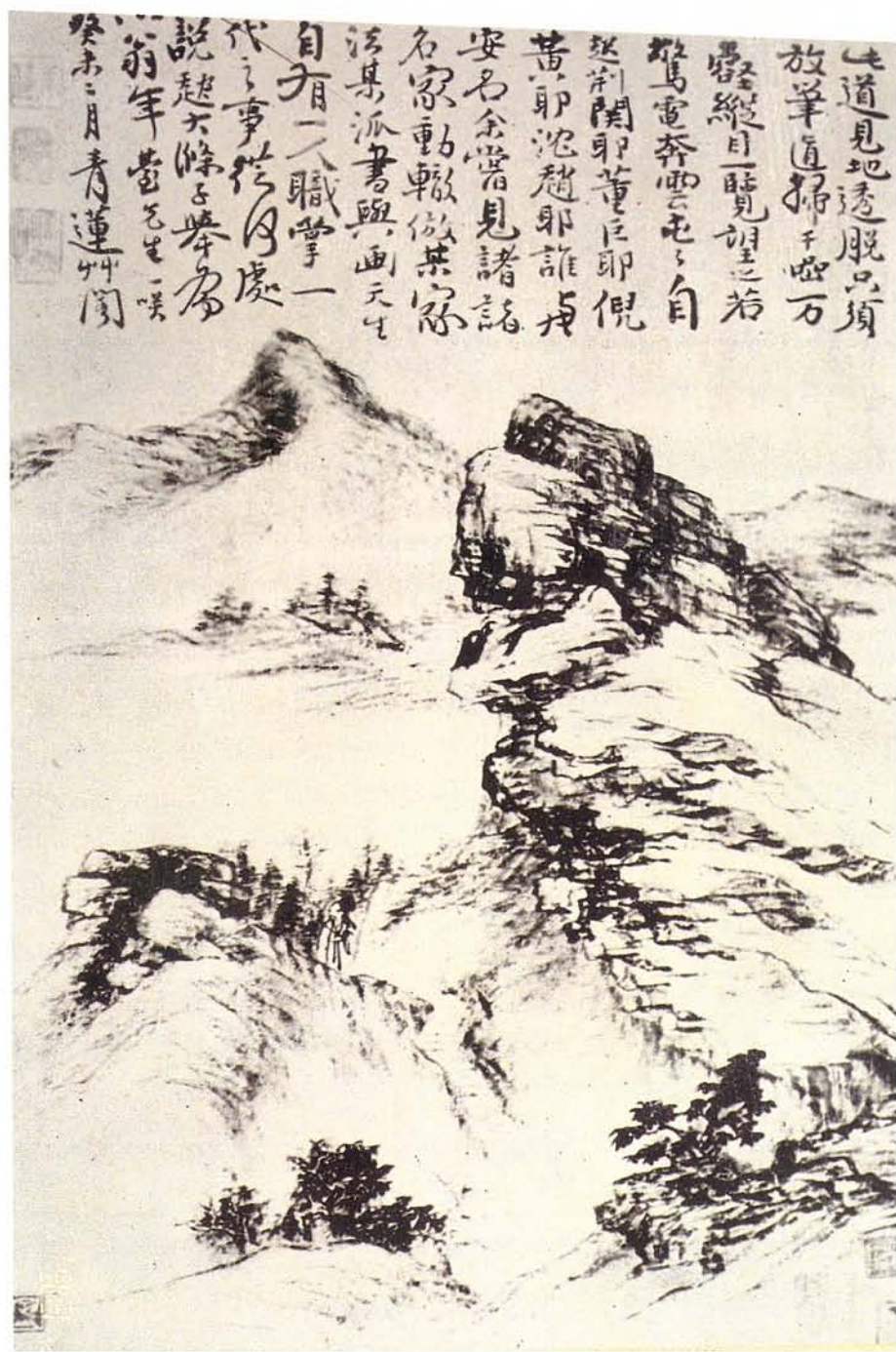
石濤山水冊頁 (1703 年作)



石濤山水冊頁 (1703 年作)



石濤山水冊頁 (1703 年作)



石濤山水冊頁（1703年作）

註釋

註1

1698（戊寅）年八大致信友人梅夷，其中提到：「八大山人者，……其翰藝大非時俗比，但亦貧，以書畫為生活，不得不與當事交，亦微憾耳。」此則資料透露了山人的晚境淒涼情景：書畫本為文人之翰墨遊戲，如今卻不得不以之來討生活，並與官場人士交接，得以直接或間接地找到書畫的買主，以及衣食生活的提供者。然而饒是如此，鬻畫的生活形態並沒有抹殺了山人藝術生涯的創作力，以及人格精神的生命力，原因是山人的物質慾望極低，只要偶爾賣出一長卷或屏聯，就能夠維持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再加上摯友圍繞在身旁（有真性情者才得以如此！），自然不至於斷了米炊。

註2

鄭籟（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善隸書，沈著飛舞。馬宗霍《雲岳樓筆談》稱：「谷口隸，在當時殊有重名，以漢石律之，知其未入古也；然較唐分則稍縱，故尚不傷雅。」